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三十一回 道人游夢

陰夢 三千法律五千文，此夢分明警世人。
善惡兩途還自取，死生禍福有來因。

天、地、人，謂之三才。天有日月星辰，風雨晦明。地有山嶽草木，江河湖海，人有宮貴貧賤，賢愚壽夭。無地有闔辟，有晝夜，分陰陽。人身有生死，有夢覺，也分個陰陽。人在世上，享榮華富貴，受勞苦貧賤，碌碌一生，到頭來一些也帶不去，這不是個陽夢嗎？常有人睡去，或病中，見這些生前做惡的人，在冥司受地獄苦楚，歷歷可據。這不是個陰夢嗎？佛家說得好，願天常生好人，願人常行好事。宋時有個蘇東坡學士，他說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後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如今世間的人若是肯做好人，依了聖賢的說活，富貴貧賤，都是安享實受的，便不是夢了。還去分什麼陰陽夢哩？待俺先比個故事。

古時梁武帝有個元后，天性惡妒，但聞得宮中寵幸懷孕的，即便殺了。因此不壽，粹然薨逝。一日梁武帝夢見元后哭訴道：「妾因殺害後宮多命，玉皇罰妾為竈，整日吃些江本，饑餓甚苦。倘若我皇憐念夫婦之情，望乞降旨超度，明日江邊，看頭上有玉釵印的，便是妾了。」武帝極信因果的，當時殯殮，有玉釵印插在元后髻髮上以為信。武帝特幸江邊，果然見一個大竈露出頭在水面上，有白印像玉釵一般，見了武帝有哀泣之狀。武帝命力士取來，放在御苑龍池中，造懺追薦。武帝又夢見元后叩頭謝道：「妾蒙我皇超度，已得受生了。」武帝便施懺一藏在人間。

我朝正德初年間，蘇州有個徐文敏公，諱縉，是個翰林院編修。一日夢游到一處山谷口，走進去覺得地形漸漸低下，忽見面前一座石碑坊上有三個金字，寫著「鄮都界」。文敏公驚惶道：「不是世間了！」逕轉身從舊路，遇見一個青衣女子，提著筐籃走來。文敏公偷眼瞧他，乃是二□年前的亡婢，叫做榴花。這女子也著驚問道：「官人如何到此？」文敏公道：「我已中進士翰林官了。奉冊封差公幹完了往南去，遇風阻在此，不意誤入冥中來。你在此做什麼？」看這女子容貌與少年一般。榴花道：「我嫁了一個判官為妻，日逐來送飯，不期遇了官人。」少頃，那判官持著公案簿出來，怪妻子道：「你與何人交談？」榴花道：「他是我的舊主人徐公，奉欽差封王，阻風誤到此處，哪得不敘舊？」判官便向前作個揖，知道是徐縉文敏公，要看自己的祿命如何。判官道：「相公後邊官至吏部侍郎，不及拜相。不消看簿。」文敏公問道：「我既到此，可得見閻羅王問冥中事嗎？」判官道：「既有意，如何不可。要具□個帖通姓名，待我相通。」判官就取出□張白紙，叫文敏公親寫官銜、姓名，就像人間參謁禮數。判官將要引去，榴花看著文敏公說道：「茶來，即傳遞與左右從人，切莫要嘗。」文敏公答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到一所大宮殿，甲士守衛，甚是嚴謹。投進名帖，有兩個吏典開西院門出來迎接，引文敏公從西階上。九王披袞龍袍，戴冕旒，次第降下東階，卻是人間賓主禮一般。東西列坐。文敏公坐東向西，九王坐西向東。茶來，文敏公遞去了，便問道：「常見人間塑□殿王，今日如何缺一位？」九王答道：「天帝使某等，每日更番一殿，察人間善惡。往來南瞻洲大明國中，因此不在。」文敏公又問道：「陽世尚貪利，喜奔競，阿附成風，黃金為政。不知地府亦如是嗎？」九王答道：「冥中若同陽世，何以握生死之權？是那金箔錠、色紙段，都是餓鬼所須，正直神明不借此。」文敏公又問：「僧道功德有益嗎？」九王答道：「無益。只是禮拜。梁皇寶懺為最勝，亡者一聞懺言，便超度去了。」文敏公又問道：「此來可得一觀地獄嗎？」九王答道：「可觀。未免驚恐。」文敏公強要去看，便引到監門，都用青石砌成，就如人間敵臺一般。只是陷下低窪的，上築雉堞，離峻拂天。哄獄卒兩個拽開石門，中有炎火直飛出來，烈燄赫赫，光照數丈。文敏公大驚走避，急叫閉門。九王道：「這是無間獄。」說罷便回到西院，謝辭而出。醒來在舟中臥榻間。清晨親自記其事。

常熟縣有個徐思省，在萬曆三□年上，夢見被兩個穿青衣的人捉去，約走四五里地，都是漆黑的。到了一個水潭邊，才有些天光漏出。走進去，只見城門殿宇，金碧輝煌。徐思省便問這兩個人道：「什麼衙門？」答道：「閻羅天子住的。」這兩人引徐思省到殿前階下跪著，伏倒不敢仰視。殿上便傳道：「用刑！」有□數個牛頭夜叉，押到一個大車輪上，周圍都架著刀劍，先有反綁三□二人，又增徐思省一個。只見四個獄卒，雙長槍插在四角。團樂磨轉，身子都在刀尖上劃過，不勝痛楚，骨肉削落。少頃放起，又報道監侯，便進了一座大城，牌額上寫著「虎頭城」，四圍都是鐵柵。中有四百多人，徐思省問道：「何時出去？」眾人都笑道：「我們在這裡，不知歲月。你才來便想回頭日子！」徐思省道：「吾父母妻子，都不曾知道，如何到這裡！」說罷大哭。只見鐵柵之外，有若千的男女，穿白衣巾帽，就是人間服飾，往來走動。徐思省私問眾人道：「他們如何不監侯？」眾人道：「他們在陽間，持齋念佛的人，哪裡有罪。不久就托生好處了。」徐思省正自嗟歎，忽有插花李王打此經過，見了徐思省就問他如何在這裡，便道：「你家三世供養我在家廟，香火不斷，我如何不救你！」便扯著徐思省出來。把門的不肯，李王便叱喝放他出來。李王叫徐思省立到殿門外。李王進殿，即便出來道：「免了，放你還世間，還有□七年陽壽。你當勤心向善。」又與他一道符，原叫捉他那二人送歸。到水潭邊，推徐思省下去，便醒了，睡在牀上。因此全家奉佛持齋。到萬曆□八年二月□七日死，卻好□七年。

話說如今又有個長安道人，往時以風鑿，做個相士，游遍江湖，在京師裡救撥魏太監在患難中，原看他個煞星，指望化他做好人，唾手贈了他一百兩銀子，醫好了瘡毒，扶持進身，自家逕到終南山修真去三□年，便得道。有些仙術。不想那魏賊小人得志，虎噬狼貪，殺害了若干忠臣義士。這道人來點醒他，那魏賊恐怕道人辱沒，要即時打死。被這道人，當著三公、八座、九卿、兩衙門面前啣罵了一頓，拂然騰空而去。後來知道魏賊雖然自盡，朝廷還要重處哩。道人便到阜丘縣來看他剛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魏、崔二賊，先自一齊縊死，還要看王法上豈容他全屍否。旨下，催著九卿、三法司、兩衙門會同議擬。拘提魏良卿、侯國興、崔鐸，各招前情，明白道：

會看得人臣無將，將則必誅。況刀鋸之餘沒乎！魏忠賢挾先帝寵靈，箝制中外，交結客氏，睥睨宮闈。其大者如噴怒張國紀，則立枷而殺數命。且連縱鷹犬，必動搖乎大內。私憾成妃、裕妃，則矯詔而革封御，至摧抑難堪，竟甘心於非命！且夫不知上有君父矣，其於臣僚何有？於是言官仗仗，大臣死獄，守臣死於市曹。緹騎四出，道路驚魂。告密一開，都民重足。生祠遍海內，半割素王之宮；諛頌滿公事，如同新莽之世。至尊在上，而自命上公；開國何助，而數分茅土！尚嗾無恥之穢侯，鐵駢九命；迭出心腹之內黨，遍踞雄邊。至於出入禁門，陳兵自衛；戰馬死士，充滿私家。此則路人皆知司馬昭之心。蓄謀非指鹿之下者也。天討首加寸磔為快。

客氏妖蟆食月，翼虎生風。輦上聲息必聞，禁中搖手相戒。使國母常懷憂憤，致二妃久抱乎沉冤。且先帝彌留之旦，詐傳蔭子，尚以一為嫌，私藏見籍之贓。絕代奇珍，皆出尚方之積。通天是罪，盜國難容。

崔呈秀則人類鴟鴞，衣冠狗彘。誰無母子，而金緋蟒玉，忍不奔喪！自有親父，而婢膝奴顏，作闖乾子。握中樞而推弟總鎮，兵柄盡出其家門；位司馬而仍總蘭臺，立威欲箝乎言路。睚眦之仇必報，威福之箴日熏。總憲夙仇近為池中之鬼，銓郎乍嚇驚懸梁上之繯。凡逆豎之屠戮士紳，背本犯之預謀帷幄。選娼挾妓，歌舞達於朝昏；鬻爵賣官，黃金高於北斗。假山冰泮，游釜魂銷。雖已幽快於鬼誅，仍當明章於國法。

崇禎元年正月二□六日奉聖旨：「覽奏，既合議明確。著行原籍撫按，魏忠賢於河間府戮屍凌遲。崔呈秀於薊州斬首。其客氏身屍亦著查出，斬首示眾。」

說這道人在阜丘縣，只見許多官兵來，發掘魏賊屍首。是時□一月，極冷的時候，只用蘆席捲埋。開看時，這魏賊竟像新死的一般。那李朝欽的屍首，都腐爛。只剩得骨殖了。一行人等個個驚奇道：「真是惡人，死過兩三個月，還是這樣凶狠狠的，皮肉不

動些兒哩？」這道人在旁邊插個嘴道：「這是魏太監的罪惡滔天，天地不容他全屍的。鬼神看守，待朝廷盡法。只看這李太監沒罪的，使消化了。」官兵們抬魏賊屍首到河間府去。道人便相隨觀看用刑。只見三座廠，中間是撫、按坐的，東邊是兵道、守備，西邊是府、縣官。都守著大紅袍。四圍擺站兵馬，法場上中間放著死屍，左首放著筐籃本桶，右首生著火盆烙鐵。國法凌遲，要剮三千六百刀。劊子手割一刀，監刑指揮報一刀。魏賊雖死，法律不饒，每割一刀用火烙燙焦不流血，再下刀。肉盡了，刮骨湊成刀數。這零肉碎骨。盛在筐籃，撇去曠野中歎豬狗。首級裝入木桶，號令城門。魏賊屍首，因此不爛，正待天刑，是這樣處他才盡法哩。道人便隨到曠野去處，這惡肉果然狗彘也不吃的，爛為灰土，與人千腳萬步踐踏無影。正是：

善有善報惡有惡報，若還不報時辰未到。

道人看罷，仍歸終南山去，茅庵裡打坐，入定時，便夢游地府去。不知夢裡見什麼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